

周氏醫學鼓書

三消論

金河間劉完素守真甫著

皖南建德周學海注

三消論

易言天地自太虛至黃泉有六位。內經言人之身自頭至足亦有六位。今余又言人胸腹之間自肺至腎又有六位。人與天地造化五行同一爐。備知彼則知此矣。故立天之氣曰金與火。立地之氣曰土與水。立人之氣曰風與火。故金火合則熱而清。水土合則溼而寒。風火合則溫而炎。人胸腹之間亦猶是也。肺最在上爲金。主燥。清。心次爲君火。主熱。肝又次之爲風木。主溫。膽又次之爲相火。主極熱。脾又次之爲溼土。主涼。腎又次之爲黃泉。

爲寒水主寒。故心肺象天。脾腎象地。肝膽象人。不知此者。不可與論人之病矣。夫土爲萬物之本。水爲萬物之元。水土合德。以陰居陰。同處乎下。以立地之氣。萬物根於地。是故水土溼寒。若燥熱陽實。則地之氣不立。萬物之根索澤而枝葉枯矣。五常政大論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是爲動物。根本在於中也。根本者。脾胃腎也。解經牽強經義不如此也。經文本有兩義。一言動物之官骸聽命於中。是根於中也。植物之枝葉發生於下。是根於外也。一言人神明思慮發於中。故曰根於中。榮衛氣血運於外。故曰根於外也。中廢則無知。外息則不動矣。非脾腎之謂也。後原病式所論極是。食入胃。則脾爲布化氣味。榮養五藏百骸。故酸入肝而養筋膜。苦入心而養血脈。甘入脾而養肌肉。辛入肺而養皮毛。鹹入腎而養骨髓。五氣亦然。故

清養肺。熱養心。溫養肝。溼養脾。寒養腎也。凡此五味五

氣太過則病。不及亦病。惟平則常安矣。

觀此則上文偏重溼寒而惡燥

熱亦屬未是

故六節藏象論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

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是其理也。

又太陰陽明論云。脾病而四肢不用者何也。岐伯曰。四

肢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今脾

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不得稟水穀氣。脾日以衰。脈道

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帝曰。脾不主時。

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臟。各十

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藏者。常着胃土之精也。

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獨主於時。

也。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爾。而能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絡噤。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足陽明者表也。五臟六腑之海也。亦爲之行氣於三陽。臟腑各因其經而受氣以益陽明。故爲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不用者。謂不能爲之運用也。由是觀之。則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皆稟受於脾胃。行其津液。相與濡潤滋養矣。後之醫者。欲以燥熱之劑以養脾胃。滋土之氣。不亦舛乎。況消渴之病者。本溼寒之陰氣極衰。燥熱之陽氣太甚。更服燥熱之藥。則脾胃之氣竭矣。叔世不分五運六氣之虛實。而一槩言熱爲



實而虛爲寒。彼但知心火陽熱一氣之虛實。而非臟腑

六氣之虛實也。

熱實寒虛。義亦本於內經。以人身發生之元氣言。先生乃以五行之生制言。二

者之理。均所當究。未可互非。

蓋肺本清。虛則溫。心本熱。虛則寒。肝本

溫。虛則清。脾本溼。虛則燥。腎本寒。虛則熱。假若胃冷爲

虛者。乃胃中陰水寒氣實甚。而陽火熱氣衰虛也。非胃

土溼氣之本衰。

此段議論精切。所謂五行各有陰陽也。

故當溫補胃中陽

火之衰。退其陰水寒氣之甚。又如胃熱爲實者。乃胃中

陽火實而陰水虛也。故當以寒藥瀉胃中之實火。而養

其虛水。然此皆補瀉胃中虛熱水火所乘之邪。非胃爲

溼者之本。其餘例同法。夫補瀉脾胃溼土之本氣者。潤

其溼者是補溼。燥其溼者是瀉溼。土本溼故也。

指明本氣是先

生獨得之祕。是

從五行立論。凡臟腑諸氣。不必腎水獨當寒。心火獨

當熱。要知每臟每腑。諸氣和同。宣而平之可也。故余嘗

謂五常之道。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孤陰不長。獨陽不成。

但有一物。皆備五行。遞相濟養。是謂和平。交互克伐。是

謂衰興。變亂失常。患害由行。故水少火多。為陽實陰虛。

而病熱也。水多火少。為陰實陽虛。而病寒也。其為治者。

瀉實補虛。以平為期而已矣。故治消渴者。補腎水。陰寒

之虛。而瀉心火。陽熱之實。除腸胃燥熱之甚。濟一身津

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結。津液生而不枯。氣血利而不

澀。則病日已矣。

散結濡枯利澀。為治消渴妙諦。亦治萬病之準。也。以上論藏府五行之本。

氣為第一

段。沉消渴者。本因飲食服餌失宜。腸胃乾涸。而氣

液不得宣平。或耗亂精神。過違其度。或因大病。陰氣損而血液衰虛。陽氣悍而燥熱鬱甚之所成也。故濟眾云。三消渴者。皆由久嗜鹹物。恣食炙燂。飲酒過度。亦有年少服金石丸散。積久石熱結于胸中。下焦虛熱。血氣不能制石。熱燥甚於胃。故渴而引飲。若飲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若飲食多而不甚饑。小便數而漸瘦者。名曰消中。若渴而飲水不絕。腿消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腎消。如此三消者。其燥熱一也。但有微甚耳。余聞世之方。多一方而通治三消渴者。以其善消水穀而喜渴也。然叔世論消渴者。多不知本。其言消渴者。上實熱而下虛冷。上熱故煩渴多飲。下寒故小便多出。本因下部



腎水虛而不能制其上焦心火。故上實熱而下虛冷。又曰。水數一萬物之本。五行之先。故腎水者。人之本。命之元。不可使之衰弱。根本不堅。則枝葉不茂。元氣不固。則形體不榮。消渴病者。下部腎水極冷。若更服寒藥。則元氣轉虛。而下部腎水轉衰。則上焦心火亢甚而難治也。但以暖藥補養元氣。若下部腎水得實。而勝退上焦心火。則自然渴止。小便如常而病愈也。若此之言。正與仲景相反。所謂巧言似是。於理實違者也。非徒今日之誤。亦已久哉。又如蔣氏藥證病原中。今無此書論消渴消中消腎病曰。三焦五臟俱虛熱。惟有膀胱冷似冰。又曰。腰腎虛冷日增重。又曰。膀胱腎臟冷如泉。始言三焦五臟俱

虛熱惟有膀胱冷似水。復言腎臟亦冷。且腎臟水冷。言爲虛。其餘熱者。又皆言其虛。夫陰陽興衰。安有此理。且其言自不相副。其失猶小。至於寒熱差殊。用藥相反。過莫大焉。先生之辯。固極有理。然虛熱虛寒。常爲病者所兼有。不獨消渴也。內經亦曰。氣之所并爲血虛。血之所并爲氣虛。是無實乎。曰。有者爲實。無者爲虛。故氣并則無血。血并則無氣。氣血相失。故爲虛焉。故一身而兼有寒熱之兩虛者。亦非甚悖於理也。但用藥從陰引陽。從陽引陰。須有權衡。豈可謂火虛者必水實。陰盛者必陽衰耶。後來薛立齋輩。謂陽盛者不必抑陽。但益陰以配之。陰盛者不必消陰。但助陽以配之。此卽一偏之論也。未始非濫觴於先生之說矣。或又謂腎與膀胱屬水。虛則不能制火。虛旣不能制火。故小便多者。愈失之遠矣。彼謂水氣實者。必能制火。虛則不能制火。故陽實陰虛而熱燥其液。小便淋而常少。陰實陽虛不能制水。小便利而常多。

豈知消渴小便多者。非謂此也。何哉。蓋燥熱太甚。而三焦腸胃之腠理。怫鬱結滯。緻密壅塞。而水液不能滲泄。浸潤於外。榮養百骸。故腸胃之外。燥熱太甚。雖復多飲於中。終不能浸潤於外。故渴不止。小便多出者。爲其多飲。不能滲泄於腸胃之外。故數溲也。此段議論精確絕倫。學者能參透。卽萬病俱貫通矣。而徐靈胎陳修園每詆葉天士通絡之議。何也。一部原病式。只說得經絡氣化四字。故余著有原病式曰。皮膚之汗孔者。謂泄汗之孔竅也。一名氣門者。謂泄氣之門戶也。一名腠理者。謂氣液之隧道紋理也。一名鬼門者。謂幽冥之門也。一名玄府者。謂玄微之府也。然玄府者。無物不有。人臟腑皮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至於萬物。悉皆有之。乃出入升降道路門戶。

也。故經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是知出入升降無器不有。故知人之眼耳鼻舌身意神識能爲用者。皆由升降出入之通利也。有所閉塞則不能用也。若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聞香舌不知味筋痿骨痺爪退齒腐毛髮墮落皮膚不仁腸胃不能滲泄者。悉由熱氣怫鬱玄府閉塞而致津液血脈榮清氣不能升降出入故也。各隨鬱結微甚而爲病之大小焉。病在表則怫鬱腠理閉密陽氣不能散越故燥而無汗而氣液不能出矣。叔世不知其然故見消渴數溲妄言爲下部寒爾。豈知腸胃燥熱怫鬱使之然也。予所以



舉此世謂消渴之證。乃腸胃之外燥熱。痞閉其滲泄之道路。水雖入腸胃之內。不能滲泄於外。故小便數出而復渴。此數句足以盡其理也。試取內經凡言渴者。盡明之矣。有言心肺氣厥而渴者。有言肝痺而渴者。有言脾熱而渴者。有言腎熱而渴者。有言胃與大腸熱結而渴者。有言腸痺而渴者。有言小腸痺熱而渴者。有因病瘧而渴者。有因肥甘石藥而渴者。有因醉飽入房而渴者。有因遠行勞倦遇大熱而渴者。有因傷害胃乾而渴者。有因病熱而渴者。有因病風而渴者。雖五臟之部分不同。而病之所遇各異。其歸燥一也。以上發明病根。是本段之前半截。下乃備引經義。以證其實而足其理。



所謂心肺氣厥而渴者。厥論曰。心移熱於肺。傳爲膈消。注曰。心熱入肺。久而傳化。內爲膈熱。消渴多飲也。

所謂肝痺而渴者。痺論曰。肝痺者。夜卧則驚。多飲。數小便。

所謂脾熱而渴者。痿論曰。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發爲肉痿。

所謂腎熱而渴者。刺熱論曰。腎熱病者。先腰痛。肝酸。苦渴。數飲。身熱。熱論曰。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叔世惟言腎虛不能制心火。爲上實熱而下虛冷。以熱藥溫補腎水。欲令勝退心火者。未明陰陽虛實之道也。夫腎水屬陰而本寒。虛則爲熱。心火屬陽。

而本熱。虛則爲寒。若腎水陰虛。則心火陽實。是謂陽實陰虛。而上下俱熱。明矣。故氣厥論曰。腎氣衰。陽氣獨勝。宣明五氣論曰。腎惡燥。由燥。腎枯水涸。藏氣法時論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夫寒物屬陰。能養水而瀉心。熱物屬陽。能養火而耗水。今腎水既不勝心火。則上下俱熱。奈何以熱藥養腎水。欲令勝心火。豈不繆哉。

又如胃與大腸熱結而渴者。陰陽別論二陽結謂之消。注曰。二陽結。胃及大腸俱熱結也。腸胃苑熱。善消水穀。又氣厥論曰。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脈要精微論曰。痺成爲消中。善食而瘦。

如腸痺而渴者。數飲而不得中。氣喘而爭。痺論作數飲而不得中。

氣喘爭。今以不得中爲句。是謂不得留于中而卽下出也。恐非經旨。時發殄泄。夫數飲而不得中。其大便必不停留。然則消渴數飲而小便多者。止是三焦燥熱怫鬱而氣衰也明矣。豈可以燥熱毒藥助其強陽以伐衰陰乎。此眞實實虛虛之罪也。夫消渴者多變聾盲瘡癰瘵。怫之類皆腸胃燥熱。怫鬱水液不能浸潤於周身故也。或熱甚而膀胱怫鬱不能滲泄水液妄行而面上腫也。

如小腸痺熱而渴者。舉痛論曰。熱氣留于小腸。腸中痛。痺熱焦渴。則便堅不得出矣。注曰。熱滲津液而大便堅矣。

如言病瘧而渴者。瘧論曰。陽實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內

外皆熱。則喘而渴。故欲飲冷也。然陽實陰虛而爲病熱。法當用寒藥。養陰瀉陽。是謂瀉實補衰之道也。

如因肥甘石藥而渴者。奇病論曰。有口甘者。病名爲何。

岐伯曰。此五氣之所溢也。病名脾痺。痺爲熱也。脾熱則

四臟不稟。故五氣上溢也。

脾屬土。土數五。故曰五氣。非謂五藏之氣也。

先因

脾熱。故曰脾痺。又經曰。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之行其

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

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

故其氣上溢。轉而爲消渴。通評虛實論曰。消痺仆擊偏

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之人。膏粱之疾也。或言人惟胃

氣爲本。脾胃合爲表裏。脾胃中州。當受溫補。以調飲食。